

# 双合红茶：家乡的香气

梓之地

●麦秀芳

小车出了沙坪城区，一路春风一路奔，往我的家乡鹤山市双合镇方向驶去。双和公路蜿蜒、宽阔，车行其上，两边的群山绵亘起伏，满眼翠色，绿意盈盈。穿过彩虹岭隧道后，一眨眼，我们便到了一个大回环处——合成加油站，继续往圩镇方向行驶，经过凤山怀路阶段时，目之所及，是层层叠叠的茶树。这绿色的阶梯，一级一级地铺展在山坡上。

这便是广东省“最具生态价值茶乡”的双合“十里茶乡”。

停车，我们走进茶园。一排排茶树漫山遍野，随着山势延绵起伏，放眼望去，茶园宛如绿色的海洋，碧波涌动千重浪，接连不断，一片接一片地铺在大地上，一直延伸到天边。细看茶树，新芽初吐，那芽儿，娇滴滴地冒出来，细细的，柔柔的，滑滑的，亮亮的。风从垄上吹过，茶香与泥土的气息幽幽的，淡淡的，香香的，如游丝般若隐若现。

这个时节，采茶正好。唐齐己在《谢中上人寄茶》中云：“春山谷雨前，并手摘芳烟。绿嫩难盈笼，清和易晚天。”摘茶之乐可见一斑。这里的茶农顺应时节，采茶“绿梯”上。采茶妇女多穿普蓝色衣裳，偶有几个穿

殷红或湖蓝碎花衣，头戴斗笠，手提竹编茶篓，点缀在葱绿的茶树间，恰如绿毯上的绣花。细看之，采茶人轻轻捏住新芽底部，手腕微拧，利索一拔，嫩叶到手，轻放茶篓中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。我跟其中一位茶农聊起来，问她为什么每棵茶树只取一芽一叶或一芽两叶。她说这样采摘下来的茶叶每一片都鲜嫩。在茶农的“一捏一拧一拔”中，竹篓渐满。这时，一束阳光凌空倾泻，茶农偶尔抬首，红茶色脸庞上，沟壑纵横，洁白的牙齿恣意绽放。

凝视茶农那刻满岁月痕迹的脸庞，恍若隔世，我又重回了童年的旧梦，与母亲共赴山间采老茶的温馨时光。幼时，我偏爱尾随母亲，踏入云宿山周遭的崇山峻岭，斩柴割草，间或采茶。那里，山峦叠叠，林木蓊郁，溪流潺潺，四季云遮雾罩，宛若仙境。山与茶，相依相偎，茶满山岗，山因茶而秀，茶因山而润。承包茶山的是一个叫范叔的人。每天清晨，范叔便煮好一大锅红茶，用一口大缸盛好，旁边放一个木勺，一只公鸡碗。乡亲们下山之际，卸下挑担，还没顾上抹去额上的汗，便舀一勺红茶，咕咚咕咚地畅饮，刹那间，神清气爽，疲劳顿消。范叔常邀众人，砍伐几枝老茶枝，以备归家煮茶之用。忆及母亲，将采摘回的嫩叶晾晒、轻揉、翻炒，一番功夫，便成了质朴的红茶叶片。那时候，家家户户，皆精通红茶制作之道。田间地头，劳作之余，葫芦壶

里甘醇的红茶，便是乡亲们对艰辛劳作的自我犒赏。

据清道光《鹤山县志》记载，鹤山茶业有700多年的历史。鹤山被誉为广东茶叶第一县，并且这个殊荣曾连续保持170多年。《鹤山大史略》中载：“红茶在明代已经出现。”明末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，红茶始由荷兰传至英伦。……英国、荷兰纬度较高，气候偏冷，肉食较多，饮红茶可暖胃，其民间审美文化也更欢迎红色暖色调……19世纪的欧洲人和俄罗斯人、美国人都形成了饮用红茶的文化习俗。所以，清代出口茶叶，实际是以红茶为主。”

双合镇，隐匿于鹤山市丘陵间，以其得天独厚自然条件孕育茶香。这里山峦起伏，土壤肥沃且酸性适中，气候湿润多雨，为茶树生长提供了理想的乐园。茶园远离尘嚣，纯净无污染，20世纪60年代起，双合依托这片净土大力发展茶业，1962年首家茶厂的诞生，让双合红茶誉满四方，远销海外。时光流转至20世纪80年代，双合茶叶迎来了它最为辉煌时期。这时，合成华侨农场茶园广袤，面积达6000余亩，集种植加工于一体，采茶队伍盛况空前，年出口红碎茶6000余担，成为了省内知名的茶叶生产重镇。

“2005年双合镇已经成为广东省无公害茶叶生产基地，2015年鹤山红茶成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，双合红茶是鹤山红茶的重要产区。近年来，双合镇还连续举办了两

届茶文化交流会及三届春茶开采仪式……”双合镇文旅办主任吴进宝对双合红茶的风光如数家珍。

制茶师傅林亚养娓娓道出红茶的制作秘诀。从鲜叶的萎凋，失去水分，软化身形，褪去青涩，焕发香气，到叶片轻揉，汁液渗出，丝毫不留马虎；再到解散筛分，粗细分别，层次、韵味随即泾渭分明；尤为关键的发酵过程，让茶叶在温湿度中悄然氧化，由绿转红，色显，味显。最终，烘干，成形。

“你们看，这是新鲜的茶条，成色不错的！”这位有着24年制茶经验的老师傅打开茶袋子给我们看。

细看之，深褐色的茶条紧凑、完整，光鲜，像刚上碟的爬沙虫。泡上一杯，色红、泽亮，宛如山里的人脸。啜一口，香浓的味儿滚烫地在口腔中翻滚，啾啾一下钻到舌底。

“现在这里主要种什么品种呢？”朋友问。

“传统上，双合茶叶品种以云南大叶种为主，近年来梅尖茶和金观音等品种也种，其中梅尖茶、金观音品质独特，在省内也不多见，深受茶茗爱好者青睐。”吴主任的自豪溢于言表。

悄然间，太阳，已攀升至苍穹之巅，远处，在起伏的山峦上，密密匝匝的茶树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黄，风自山巅来，茶树在光影的旋律中翩翩起舞，绰绰约约，一枝一叶都轻颤着生命的悸动。近处，那一汪春水，微澜不断，生机无限，轻轻荡漾出一方心香。

岁月如墨

## 圩镇旧事

●黄惠芳

圩镇，恰似一幅被岁月晕染得泛黄的古画，每一处笔触都蕴含着往昔的故事，每一抹色彩都沉淀着旧日的温度。日光透过芒果树那疏密有致的枝叶，在古老的石板路上倾洒下一片片斑驳陆离的光影，仿佛时间也被这悠然的氛围所感染，不自觉地放缓了匆匆的步履。

我缓缓踱步于这条既熟悉又陌生的街道，怀旧的情愫如潮水般在心间翻涌，一波又一波，难以平息。这里，曾是我童年的欢乐天地，亦是我成长旅程中最忠实的见证者。然而，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浪潮汹涌袭来，往昔的一切正发生着变化。

记忆深处的圩镇，热闹非凡，宛如一片欢腾的海洋。小贩们此起彼伏、悠长嘹亮的叫卖声，孩童们天真烂漫、清脆悦耳的嬉笑声，老人们围坐在棋盘旁，时而激烈时而平和的议论声，相互交织、碰撞，共同勾勒出那个年代最生动、最真实的生活画卷。那时，街角的杂货铺总是人头攒动，老板娘一边手脚麻利地忙碌着，一边热情洋溢地和顾客唠着家长里短，那股子热络劲儿，仿佛能驱散世间所有的寒意，让人从心底涌起阵阵暖意。

再往前，便是那家饱经沧桑、拥有百年历史的茶馆。茶馆的门面不算宽敞，然而跨进门内，却仿佛踏入了另一个天地。高高的天花板上，古色古香的灯笼垂挂而下，柔和的光晕轻轻摇曳，宛如跳跃的精灵。墙壁之上，一幅幅老照片与一幅幅字画错落有致地排列着，它们默默无言，却又好似在低声诉说着过往岁月里的点点滴滴。每一张桌子都被擦拭得光亮如新，不见一丝灰尘，仿佛在静静等待着故人的归来。小时候，我常常跟随父亲光顾这里。他总是钟情于点上一壶香气四溢的茉莉花茶，而后悠然自得地坐在那里，轻轻抿上一口，闭目品味着茶香。而我，则在一旁满心欢喜地吃着香甜的点心，如饥似渴地聆听父亲讲述老圩镇的逸闻趣事。那些故事，就像一把把钥匙，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，成为我童年记忆中最珍贵的宝藏。

如今，茶馆依然静静伫立在那里，只是换了新的主人。店内的装饰依旧保留着古朴典雅的韵味，然而不知为何，总让人感觉缺失了些什么。或许，是再也见不到那些老顾客熟悉亲切的身影，再也听不到他们爽朗开怀的笑声，再也找不回那份独属于老圩镇的醇厚悠长的韵味了吧。

沿着街道继续前行，我踏上了那条布满岁月痕迹的古老石路。石路的尽头，江水悠悠流淌，波光粼粼。河岸两旁的落羽杉，历经了无数个春夏秋冬的洗礼，愈发显得挺拔苍劲。它们宛如忠诚的卫士，静静地立在那里，仿佛在细细品味着人间的喜怒哀乐、世事的沧桑变迁，又仿佛在默默守护着一代又一代的墟镇人，眼神中满含着深情与眷恋，依依不舍。岸边的大榕树，枝条宛如绿色的丝带，轻柔地拂过水面，漾起一圈圈细密而又美丽的涟漪。儿时，我常常与小伙伴们在这片天地里捉迷藏，我们的欢声笑语在空气中回荡。玩累了，大家便一同坐在河边的石头上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水中的鱼儿自由自在地游弋嬉戏。那时的快乐，简单而纯粹，如同澄澈的溪水，没有一丝杂质，却让人难以忘怀。

走过石路，圩镇小学的身影映入眼帘。学校已经完成了翻新改造，操场上依旧回荡着孩子们欢快活泼的笑声，那座承载了无数回忆的老教学楼也依然稳稳地矗立在那里。它见证了我6年的学习时光，留存着我与同学们的欢声笑语、泪水与汗水。如今，那些熟悉的教室与走廊，只能在记忆的深处找寻，成为了心中一抹难以磨灭的印记。

夕阳渐渐西沉，余晖如金纱般洒在圩镇的街头。我静静地立在那里，望着这片渐渐陷入沉睡的旧墟镇，心中感慨万千。尽管它正被新的建筑、新的生活方式逐步取代，然而在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，圩镇永远是那个充满温情、满载故事的地方。这里的一砖一瓦，都铭刻着岁月的痕迹；一草一木，都饱含着往昔的记忆。它们承载着我不愿割舍的眷恋，成为我生命中永恒的精神寄托。

圩镇旧事，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地方的过往，更是关于成长、关于变迁、关于那些永远珍藏于心底的温暖记忆。时光如白驹过隙，人事不断更迭，然而圩镇的故事，将永远铭刻在每一个曾在此生活过的人的心中，如同璀璨的星辰，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，永不褪色。

## 大雁山禾雀花赋

●丘麦

南天毓秀，西江润岑；江顺桥横，大雁奇岫。千年藤萝藏幽壑，万串玲珑缀翠云。泉石含烟涵鹤梦，林峦叠影隐仙痕。溯其芳踪，可追秦汉；赏其灵韵，长醉乾坤。此乃瓠瓜中奇鸟，蝶形花下灵根，位列国珍之二类，名传白花油麻藤。攀乔附壑，展南国藤本之雄姿；栖壑缠岩，彰热带生灵之本真。

若夫春深雨润，风暖山苏。乍见虬藤垂玉，忽惊碧落悬珠。穗穗玲珑栖木杪，翩翩翡翠缀天衢。形肖灵禽，翅展欲凌风而去；色凝霞绮，眸凝似顾盼含珠。或藏石罅，或隐藤萝，粉羞羞偎苍藓畔，翠翎斜映碧溪隅。近观则尾曳流苏，喙衔玉露；遥望则霞披绝壑，霓染蓬壶。一藤万雀，恍闻清啾穿云出；半谷千丝，疑是瑶池羽客归。察其百态丰姿，更觉五彩纷呈：嫩白含羞，粉黄流韵，紫云堆雪，翠羽凝烟。串串相牵若比翼，团团簇拥似缠绵。赏花游客，摩肩接踵，应“欢快”之花语，得“快乐”之真诠。

至若探胜寻芳，循幽探险。穿雁鸣谷以溯溪，倚翠云亭而跨壑。清溪潭畔，瀑飞素练溅珠帘；邀月湖边，桥曲虹霓浮菡萏。更见野径藤萝，虬枝翠掩，藤缠石骨欲凌霄，花抱烟霞浑忘敛。状元坊内，紫络纷披织锦帷；烧烤村前，琼苞摇曳垂香簪。时有清风徐拂，万雀振翅欲翔；忽闻笑

语遥传，满谷流光争艳。昔闻铁拐悯农苦，缚雀悬藤化俏险。从此清明前后，空谷时闻鸟语；而今春分时节，藤萝长绕绕殊艳。

观其形奇质逸，品贵格清。饮烟霞而蕴秀，栖林壑以含英。不爭桃李之依艳，自守山野之幽贞。沐月露以修容，玲珑蕴藉；倚云松而寄傲，澹泊峥嵘。最是凄婉处，春日雨霖铃；红泪暗垂，芳魂半损，零落相思满地，空余断羽残翎。然其志未改，守约待来年，再续三生盟誓，重燃一树痴情。

于是八方客至，四海宾临。踏青者循香觅迹，摄影团倚翠调管。白发垂髫，争指藤间雀影；文人墨客，竞题石上花蕊。至若文旅狂飙，美景还寻。筑云廊以纳凉，辟芳蹊而引禽。茶烟袅裊，伴花影以斟酌；笑语盈盈，绕藤阴而醉衾。更见雁塔凌霄，凭栏则山河入抱；仙湖漾碧，泛舟则鸥鹭盟心。梵钟遥和海风枕，一山花友一山金。

嗟乎！雁山禾雀，天地奇珍。守幽谷而抱朴，历寒暑以长春。愿其承雨露而茂，伴烟霞以永芬。他日湾区新画卷，添添翡翠彩云纹。

诗曰：大雁山中别有天，藤萝万彩舞翩跹。衔春粉翅凝珠泪，沐雨冰心化玉钿。传说犹存仙客迹，芳魂总系故人缘。劝君莫负清明约，来看朱霞赏翠烟。



## 春分燕归，巢间忆长

节气故事

●徐成文

“仲春初四日，春色正中分。”春分，恰似大自然这位神奇画师于时光卷轴上挥就的精致笔触，于天地间晕染出一幅独有的迷人景致。

儿时，我居于宁静质朴的乡村。那是一方被诗意浸润的土地，每至春暖花开，万物仿若从沉睡中欣然苏醒，处处涌动着蓬勃的生机。春分一到，小燕子就如灵动俏皮的精灵，迎着柔和的春风轻盈翩跹而来。它们身披乌黑油亮的燕尾羽衣，在春日暖阳的轻抚下，闪烁着绸缎般的金属光泽，熠熠生辉。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，相中了我家屋檐角落，便开始安巢筑窝，开启它们在这幸福又忙碌的半年时光。燕子的如期而至，犹如春天派来的使者，瞬间为我带来了无尽的蓬勃生机与盎然活力。

在我们质朴的认知里，燕子是吉祥如意的象征。因此，对于燕子的到来，我家上下都格外珍视，满心都怀着虔诚与期待。每当燕子翩然归巢，我像一阵风般穿梭在村庄的每一处角落，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每一个人。每日放学归来，我总会搬来一个小方凳，静静地坐在燕巢下方，目不转睛地望着燕子飞进飞出，不辞辛劳地衔泥筑巢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中满是期待，那种感觉，仿佛自己也将见证一个新生命的降临，满心都是欢喜与憧憬。

没过多久，我便听见燕巢里传来小燕子

叽叽喳喳的稚嫩叫声，我的心情愈发雀跃，燕子家添“丁”了。我满心期待着小燕子快快长大，能与它们的父母一同展翅翱翔于蓝天，来年也能一同归巢。

然而，意外总是在毫无防备的时候悄然降临。奶奶70大寿那天，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，整个院子里洋溢着欢声笑语，热闹非凡。宴席就设在燕巢下方，一时间，人声鼎沸，喧嚣不已。大燕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喧闹吓得惊慌失措，竟不敢将在外辛苦捕到的食物衔回巢中，喂给嗷嗷待哺的儿女。或许是小燕子实在饿得受不了了，又或许是出于顽皮，就在客人们推杯换盏之际，一只小燕子从燕巢里不慎掉落下来。所幸，掉落之处有客人放置的一小团棉絮，小燕子才得以侥幸未受重伤。

一群小孩子听到动静，立马围拢过来，对着小燕子指指点点，甚至还上前戏弄一番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的心猛地一揪，这可是我家的小燕子，怎能被他人这般对待！我急忙拨开人群，小心翼翼地将小燕子捧在手心，仔细查看——谢天谢地，小燕子并无大碍！我赶紧把小燕子带回自己的房间，放在床上，生怕它再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小燕子在我手中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我猜它一定是饿坏了。顾不上吃饭，我心急如焚地跑到厨房的荒坡上，四处寻找小蚂蚁。好不容易捉回一些小蚂蚁，我又将它们细心地分放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喂到小燕子嘴边。可小燕子或许是太过思念自己的父母，对我喂给它的食物始终不为所动，紧闭着小嘴不愿吞咽。

我只能满心焦急地盼着客人们能早点吃完，好让我把小燕子放回燕巢，让它的父母能尽快给它喂食。父母在楼下见不到我的踪影，焦急地大声呼喊我的乳名。我一边高声回应着，一边带着小燕子匆匆下楼。吃午饭时，我也是一手握着小燕子，一手轻轻抚摸着小燕子，满心满眼都是对它的牵挂。

终于，燕巢底下的桌子被搬走了。我赶紧搬来木梯子，小心翼翼地将小燕子放回燕巢。没过一会儿，大燕子飞回来了，嘴里衔着

食物。几只小燕子瞬间欢快地叫了起来，那此起彼伏的叫声，交织成一首温馨的团圆乐章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中满是欣慰，仿佛所有的担忧与疲惫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

如今，我早已离开那片满载回忆的乡村故土，置身于繁华喧嚣的城市之中。城市的天空虽然广袤无限，但总感觉缺了些什么。每当有燕子从头顶掠过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，抬头凝视它们远去的身影。

每至春分时节，那些可爱的燕子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的脑海，想起它们在我家筑巢的日日夜夜，想起与它们相伴的点点滴滴，那些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，如同一首悠扬的乐章，在岁月的长河中缓缓流淌。尽管时光如白驹过隙，悄然流转，但我对燕子的那份喜爱与眷恋，却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改变。我满心祈愿，每年春分，仍有燕子回到我那如今已无人居住的老房子里筑巢安家，仍能听到它们熟悉的叽叽喳喳声，再次感受那份源自大自然的温暖与美好，让这份珍贵的回忆，在岁月的洗礼中历久弥香。

## 春分

●卢兆盛

平分了春天  
却无法平分春色  
前半部分轻描淡写  
后半部分重彩浓墨  
不必问归来的燕子  
也不必问遍野的桃李李白  
那一幅幅热火朝天的春耕图  
告诉你  
春天，就是这样走来的

诗歌

## 木棉花

●凌迪

刚跨过春天的门槛  
木棉树们纷纷撑起熊熊的篝火  
红彤彤的火焰  
照亮了南粤大地  
烘热了我的心

和风轻漾  
送来灿若锦绣的红霞  
东边一堆西边一簇  
那么多暖色调的修辞  
将南国的山山水水  
装扮得分外妖娆

一项顶阔大的树冠上  
仿佛插遍了鲜红的彩旗  
烘托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 
是乡音醇厚的粤剧正在公演  
还是生龙活虎的龙舟赛即将登场  
还是如火如荼的招聘会正在举行  
还是振奋人心的开工仪式即将揭幕

一时间大街小巷  
充盈着一种火红的元素  
激情，活力，向上  
我脱下厚厚的棉衣  
和木棉树们一起  
奔走在浩荡的春风里

木棉花占领了春天的高地  
引领岭南的一草一木  
迈向幸福的高潮  
抵达吉祥的顶点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(仅限本地作者):  
kf3502669@126.com  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地址,并附上  
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  
字内。